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資治通鑑卷五十六

宋 司馬光 撰

胡三省 音註

漢紀四十八

起彊圉協洽盡重光大淵獻凡五年

孝桓皇帝下

永康元年

是年六月始改元

春正月東羌先零圍殺裒掠雲

陽

二縣皆屬左馮翊宋白曰耀州華原同官縣本漢殺裒縣地雲陽故城在今縣西北六十里零音憐

殺音丁活翻又音丁外翻裒音調

煎當諸種復反

種章勇翻復扶又翻下同段頻

擊之於鸞鳥

類高迴翻鸞音崔鳥讀曰崔

大破之西羌遂定夫

餘王夫台寇玄菟

夫音扶菟同都翻

玄菟太守公孫域擊破

之

又守式翻

夏四月先零羌寇三輔攻沒兩營

兩營京兆虎牙

營扶風雍營零音憐

殺千餘人

五月壬子晦日有食之

陳

蕃既免朝臣震栗莫敢復為黨人言者

復扶又翻朝直遙翻下同

為于偽翻

賈彪曰吾不西行大禍不解

賈彪類川定陵人自類川至洛陽為

西乃入雒陽說城門校尉竇武尚書魏郡霍諝等

說輸芮翻諝私呂翻

使訟之武上疏曰陛下即位以來未聞善

政常侍黃門競作譎詐妄爵非人伏尋西京佞臣執

政終喪天下

譎古穴翻
喪息浪翻

今不慮前事之失復循覆車

之軌臣恐二世之難

難乃旦翻

必將復及趙高之變不朝

則夕

謂望夷宮之事也

近者姦臣牢脩造設黨議遂收前司

隸校尉李膺等逮考連及數百人曠年拘錄事無效

驗

謂自去年興獄至今終無其實也校戶教翻

臣惟膺等忠心抗節志

經王室此誠陛下稷卨伊呂之佐

卨古契字音息列翻

而虛為

姦臣賊子之所誣枉天下寒心四海失望惟陛下留

神澄省

澄清也省察也省悉井翻

時見理出

賢曰時謂即時也

以厭神鬼

喁喁之心

喁魚恭翻

今臺閣近臣尚書朱寓荀鯤劉祐魏朗

劉矩尹勲等皆國之貞士朝之良佐

鯤古本翻考異曰武傳武上疏曰

令臺閣近臣尚書令陳蕃僕射胡廣尚書朱寓等按蕃廣時不為令僕故去之

尚書郎張陵

皓

皓俱為翻姓譜

苑康

姓譜苑姓商武丁之子受封于苑因以為氏左傳齊有大夫苑

何

楊喬邊韶

陳留風俗傳邊祖于宋平公子戌字子邊又左傳周有大夫邊伯

戴恢等

文質彬彬明達國典內外之職羣才並列而陛下委任

近習專樹饗饗

饗吐刀翻饗他結翻

外典州郡內幹心膂宜以次

貶黜案罪糾罰信任忠良平決臧否使邪正毀譽各得

其所

否音鄙
譽音余

寶愛天官唯善是授

天官言天命有德人君不可以私授

如

此咎徵可消天應可待間者有嘉禾芝草黃龍之見

是年

魏郡言嘉禾生巴郡
言黃龍見見賢遍翻

夫瑞生必於嘉士福至實由善人

在德為瑞無德為災陛下所行不合天意不宜稱慶書

奏因以病上還城門校尉槐里侯印綬霍諝亦為表請

上時掌翻為
于偽翻下同

帝意稍解使中常侍王甫就獄訊黨人范

滂等皆三木囊頭暴於階下

賢曰三木頭及手足皆有械更以物蒙覆其頭也

甫以次辯詰曰卿等更相拔舉

更工衡制

迭為唇齒其意如

何滂曰仲尼之言見善如不及見惡如探湯

賢曰探湯喻去之疾

也見論語探吐南翻

滂欲使善善同其清惡惡同其汙謂王政之

所願聞不悟更以為黨古之修善自求多福今之修善

身陷大戮身死之日願埋滂於首陽山側上不負皇天

下不愧夷齊

賢曰伯夷叔齊餓死首陽山事見史記首陽山在維陽東北杜佑曰偃師縣有首陽

甫愍然為之改容乃得並解桎梏

鄭玄註周禮曰木在手曰桎在足曰

梏桎之日翻

李膺等又多引宦官子弟宦官懼請帝以

天時宜赦六月庚申赦天下改元黨人二百餘人皆歸

田里書名三府禁錮終身

考異曰帝紀於去年冬書李膺等二百餘人受誣為黨

人並坐下獄書名三府案陳蕃以訟李膺免即膺等下獄已在前後遇赦方得書名三府則帝紀所紀為兩無所用故去之又故書三府為王府劉放曰當為三府范滂往候霍諝而不謝或讓

之滂曰昔叔向不見祁奚

晉范宣子囚叔向祁奚請而免之不見叔向而歸叔向亦

不告免焉而朝

吾何謝焉滂南歸汝南南陽士大夫迎之者車

數千兩

兩音亮

鄉人殷陶黃穆侍衛於旁應對賓客滂謂

陶等曰今子相隨是重吾禍也遂遁還鄉里初詔書下

舉鉤黨

賢曰鉤謂相連也下遐稼翻

郡國所奏相連及者多至百數

唯平原相史弼獨無所上

上時掌翻

詔書前後迫切州郡髡

笞掾史從事坐傳舍責曰

掾俞絹翻賢曰續漢志每州有從事史及諸曹掾史傳客

舍也音知總翻坐傳舍召弼而責余謂髡笞掾史句絕言詔書督迫州郡至於髡笞掾史青州從事則坐平原

傳舍而責史弼也

詔書疾惡黨人

惡鳥路翻

旨意懇惻青州六郡其

五有黨平原何治而得獨無弼曰先王疆理天下

賢曰疆界

也理正也

畫界分境水土異齊風俗不同

記王制曰凡居民財必因天地寒暖

燥濕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者異俗剛柔輕重遲速異齊齊才細翻前書曰凡民函五常之性而其剛柔緩

急音聲不同繫水土之風氣故謂之風好惡它郡自有
取舍動靜無常隨君上之情欲故謂之俗

平原自無胡可相比若承望上司誣陷良善淫刑濫罰

以逞非理則平原之人戶可為黨相有死而已

相息亮翻

所

不能也從事大怒即收郡僚職送獄

郡僚職謂郡諸曹掾史也

遂舉

奏弼會黨禁中解弼以俸贖罪所脫者甚衆竇武所薦

朱寓沛人苑康勃海人楊喬會稽人

會工外翻

邊韶陳留人

喬容儀偉麗數上言政事

數所角翻

帝愛其才貌欲妻以公

主

妻七細翻

喬固辭不聽遂閉口不食七日而死秋八月

巴郡言黃龍見

見賢通翻

初郡人欲就池浴見池水濁因戲

相恐此中有黃龍語遂行民間太守欲以為美故上之

上時掌翻

郡吏傅堅諫曰此走卒戲言耳太守不聽六月

大水勃海溢冬十月先零羌寇三輔

零音憐

張奐遣司

馬尹端董卓拒擊大破之斬其酋豪首虜萬餘人

酋慈由翻

三州清定

時奐督幽并涼三州

奐論功當封以不事宦官故不果

封唯賜錢二十萬除家一人為郎奐辭不受請徙屬弘

農舊制邊人不得內徙詔以奐有功特許之

奐熾煌淵泉人拜

董卓為郎中卓隴西人性粗猛有謀羌胡畏之

董卓市始此

十二月壬申復瘞陶王悝為勃海王

悝貶事見上卷延熹八年瘞於

郭翻悝苦回翻

丁丑帝崩于德陽前殿

年三十六

戊寅尊皇后曰

皇太后太后臨朝初竇后既立御見甚稀

見賢通翻

唯采女

田聖等有寵后素忌忍帝梓宮尚在前殿遂殺田聖城

門校尉竇武議立嗣召侍御史河間劉儵

儵式竹翻

問以國

中宗室之賢者儵稱解瀆亭侯宏

賢曰解瀆亭在今定州義豐縣東北杜佑

曰義豐漢之安國縣也

宏者河間孝王之曾孫也祖淑父長世封

解瀆亭侯武乃入白太后定策禁中以脩守光祿大夫

與中常侍曹節並持節將中黃門虎賁羽林千人

將即亮翻

奉迎宏時年十二

考異曰范書云即帝位年十三袁紀初立為嗣詔書云年十有二建寧

二年誅黨人時云年十四袁紀是也

孝靈皇帝上之上

諱宏謚法亂而不損曰靈伏侯古今注宏之字曰大

建寧元年春正月壬午以城門校尉竇武為大將軍

興曰袁紀延熹九年四月戊寅特進竇武為大將軍武移病固讓至于數十不許范書在今年正月壬午武傳為大將軍亦在迎前太尉陳蕃為太傅

考異曰帝紀立靈帝後今從之拜蕃太傅在即

位後傳在前緣有藩責尚書等語故知從傳是也

與武及司徒胡廣參錄尚書

事

三人謂之參

時新遭大喪國嗣未立諸尚書畏懼多託病

不朝陳蕃移書責之曰古人立節事亡如存

賢曰言人主雖亡法

度尚在當行之與不亡時同故曰如存余謂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中庸之文言人主雖死亡事之如生存

也今帝祚未立政事日蹙諸君奈何委荼蓼之苦息偃

在牀

詩國風曰誰謂荼苦其甘如薺周頌曰未堪家多難予又集于蓼小雅曰或息偃在牀

於義

安乎諸尚書惶怖

怖普布翻

皆起視事

己亥解瀆亭侯至

夏門亭使竇武持節以王青蓋車迎入殿中庚子即皇

帝位改元 二月辛酉葬孝桓皇帝于宣陵

賢曰宣陵在雒陽東

南三里

廟曰威宗

辛未赦天下

初護羌校尉段熲既

定西羌

去年熲定西羌

而東羌先零等種猶未服度遼將軍皇

甫規中郎將張奐招之連年既降又叛

桓帝延熹四年皇甫規招降東

羌六年規薦張奐至永康元年七年之閒羌之叛服無常降戶江翻

桓帝詔問熲曰先零

東羌造惡反逆而皇甫規張奐各擁強衆不時輯定欲

令熲移兵東討未識其宜可參思術畧熲上言曰臣伏

見先零東羌雖數叛逆

數所角翻

而降於皇甫規者已二萬

許落善惡既分餘寇無幾今張奐躊躇久不進者

躊躇猶豫

也又住足也

當慮外離內合兵往必驚且自冬踐春屯結不

散人畜疲羸有自亡之勢欲更招降坐制強敵耳臣以

為狼子野心難以恩納勢窮雖服兵去復動

復扶又翻

唯當

長矛挾脅白刃加頸耳計東種所餘三萬餘落

種章勇翻下同

近居塞內路無險折非有燕齊秦趙從橫之勢

從子容翻

而

久亂并涼累侵三輔西河上郡已各內徙

事見五十二卷順帝永和

五安定北地復至單危

復扶又翻下同

自雲中五原西至漢陽

二千餘里匈奴諸羌並擅其地是為癰疽伏疾留滯脇下如不加誅轉就滋大若以騎五千步萬人車三千兩

兩音亮

三冬二夏足以破定無慮用費為錢五十四億

賢曰

無慮都凡也毛晃曰總計曰無慮猶言多少如是無疑也

如此則可令羣羌破盡匈奴

長服內徙郡縣得反本土伏計永初中諸羌反叛十

有四年用二百四十億

事見五十卷安帝元初五年

永和之末復經

七年用八十餘億

事見五十三卷冲帝永嘉元年

費耗若此猶不誅盡

餘孽復起于茲作害今不暫疲民則永寧無期臣庶竭

驚劣伏待節度

驚音奴

帝許之悉聽如所上

上時掌翻

頗於是

將兵萬餘人齎十五日糧從彭陽直指高平

賢曰彭陽高平並縣

名屬安定郡彭陽縣即今原州彭原縣也高平縣今原州也

與先零諸種戰於逢義

山

賢曰山在今原州平高縣杜佑曰平高縣即漢之高平也

虜兵盛頗衆皆恐頗乃

令軍中長鑕利刃

范書段熲傳作張鑕利刃

長矛三重

重直龍翻

挾以強

弩列輕騎為左右翼謂將士曰今去家數千里進則事

成走必盡死努力共功名因大呼

呼火故翻

衆皆應聲騰赴

馳騎於傍突而擊之虜衆大潰斬首八千餘級太后賜

詔書褒美曰須東羌盡定當并錄功勤今且賜頗錢二

十萬以家一人為郎中敕中藏府調金錢綵物增助軍

費

百官志中藏府今屬少府掌中幣帛金銀諸貨物調徒弔翻藏沮浪翻

拜頗破羌將軍

閏月甲午追尊皇祖為孝元皇

沈約曰孝元皇謚法所不載今按周公謚

法能思辨衆曰元行義說民曰元主義行德曰元靖民則法曰元

夫人夏氏為孝元后

夏戶雅翻考為孝仁皇

謚法貴賢親親曰仁

尊帝母董氏為慎園貴人

皇祖解瀆亭侯淑也皇考侯茂也賢曰慎園在今瀛州樂壽縣東南俗呼為二皇陵

夏四月戊

辰太尉周景薨司空宣鄴免以長樂衛尉王暢為司空

樂音洛

五月丁未朔日有食之以太中大夫劉矩為

太尉六月京師大水癸巳錄定策功封竇武為聞

喜侯武子機為渭陽侯

考兩漢志無渭陽縣蓋因舅氏之親而為封國之名

兄子

紹為鄠侯

鄠音戶

靖為西鄉侯中常侍曹節為長安鄉侯

侯者凡十一人涿郡盧植上書說武曰

說輸芮翻

足下之於

漢朝猶旦奭之在周室建立聖主四海有繫論者以為

吾子之功於斯為重今同宗相後披圖紫牒以次建之

何勲之有

自和帝無嗣安帝以肅宗之孫入立沖質短祚桓帝以肅宗曾孫入立桓帝無嗣又以肅

宗立孫入立是同宗相後以次建之也圖以族屬之遠近寫為圖也牒譜第之也

豈可橫叨天

功以為已力乎

橫戶孟翻

宜辭大賞以全身名武不能用植

身長八尺二寸

長直亮翻

音聲如鍾性剛毅有大節少事馬

融

少詩照翻

融性豪侈多列女倡歌舞於前

倡音昌

植侍講積

年未嘗轉盼融以是敬之太后以陳蕃舊德特封高陽

鄉侯蕃上疏讓曰臣聞割地之封功德是為

偽為于翻

臣雖

無素潔之行

行下孟翻

竊慕君子不以其道得之不居也

孔子

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

若受爵不讓掩面就之

詩云受爵

不諫至于已斯亡

使皇天震怒災流下民於臣之身亦何所寄

太后不許蕃固讓章前後十上

上時掌翻

竟不受封

段熲

將輕兵追羌出橋門

據東觀記橋門谷名水經注云橋門即橋山之長城門也

晨夜

兼行與戰於奢延澤落川令鮮水上

賢曰即上郡奢延縣界也水經註奢

延水出奢延縣西南赤沙阜東流入于河洛川在奢延水南賢曰令鮮水名在今甘州張掖縣界一名合黎水一名羌谷水余攷鮮水既捷乃追戰于靈武谷此鮮水非甘州之鮮水明矣當在上郡北地界連破之

又戰於靈武谷

賢曰靈武縣名有谷在今靈州懷遠縣西北余據前書地理志北地郡有靈武

縣靈武谷當在此縣界非唐靈州之靈武縣也

羌遂大敗秋七月熲至涇陽

涇陽

縣屬安定郡賢曰故城在今原州平涼縣南

餘寇四千落悉散入漢陽山谷

間護匈奴中郎將張奐上言東羌雖破餘種難盡

種章勇翻

段熲性輕果慮負敗難常宜且以恩降可無後悔詔書

下熲

下遐稼翻

熲復上言臣本知東羌雖衆而軟弱易制

復扶

又翻下同軟乳究翻柔也

所以比陳愚慮

比毗至翻

思為永寧之算而中

郎將張奐說虜強難破宜用招降

降戶江翻

聖朝明鑒信納

瞽言故臣謀得行奐計不用事勢相反遂懷猜恨信叛

羌之訴飾潤辭意云臣兵累見折衄

賢曰傷敗曰衄音女六翻

又言

羌一氣所生不可誅盡

賢曰言羌亦稟天之一氣所生誅之不可盡也

山谷廣

大不可空靜血流汚野傷和致災

汚鳥故翻

臣伏念周秦之

際戎狄為害中興以來羌寇最盛誅之不盡雖降復叛

今先零雜種累以反覆攻沒縣邑剽略人物

剽匹妙翻

發冢

露尸禍及生死上天震怒假手行誅昔邢為無道衛國

伐之師興而雨

左傳曰衛大旱卜有事于山川不吉甯莊子曰昔周飢克殷而年豐今邢方無

道天其欲衛討邢乎從之師興而雨

臣動兵涉夏連獲甘澍

澍音樹又音注時雨也

歲時豐稔人無疵疫上占天心不為災傷下察人事衆

和師克自橋門以西落川以東故宮縣邑更相通屬

杜佑

曰橋門以西落川以東今金城會寧平涼郡地屬之欲制

非為深險絕域之地車騎

安行無應折衄索與為漢吏身當武職駐軍二年不能

平寇虛

桓帝延熹九年與督三州二營

欲修文戢戈招降獷敵

賢曰獷惡貌也

音各

誕辭空說僭而無徵

左傳臧會卜為信與僭杜預註曰僭不信也

何以

言之昔先零作寇趙充國徙令居內

宣帝時趙充國擊西羌降者三萬餘

人徙之金城置金城屬國以處之令使也音零

煎當亂邊馬援遷之三輔始服

終叛至今為鯁

賢曰鯁與梗同梗病也大雅云至今為梗

故遠識之士以為

深憂今傍郡戶口單少數為荒所創毒

數所角翻下同
創初良翻傷也

而欲令降徒與之雜居

降戶江翻

是猶種枳棘於良田養蛇

虺於室內也故臣奉大漢之威建長久之策欲絕其本

根不使能殖

賢曰殖生也左傳曰見惡如農夫
之務去草焉絕其本根勿使能殖

本規三

歲之費用五十四億今適暮年所耗未半而餘寇殘燼

杜預曰燼
火餘木也

將向殄滅臣每奉詔書軍不內御

賢曰御制
御也淮南

子曰國不可從外
理軍不可從中御

願卒斯言

卒子恤
翻終也

一以任臣臨時量

宜

量音亮

不失權便

八月司空王暢免宗正劉寵為司

空 初竇太后之立也陳蕃有力焉

事見五十五卷
桓帝延熹八年

及

臨朝政無大小皆委於蕃蕃與竇武同心戮力以獎王

室徵天下名賢李膺杜密尹勲劉瑜等皆列於朝廷與

共參政事於是天下之士莫不延頸想望太平而帝乳

母趙嬈及諸女尚書

賢曰女尚書內官
也嬈音乃了翻

旦夕在太后側

中常侍曹節王甫等共相朋結諂事太后太后信之數

出詔命有所封拜蕃武疾之嘗共會朝堂

數所角翻
朝直遙翻

蕃

私謂武曰曹節王甫等自先帝時操弄國權

操千
高翻

濁亂

海內今不誅之後必難圖武深然之蕃大喜以手推席

而起武於是引同志尚書令尹勲等共定計策會有日

食之變蕃謂武曰昔蕭望之困一石顯

事見二十八卷
元帝初元二年

況今石顯數十輩乎蕃以八十之年欲為將軍除害今

可因日食斥罷宦官以塞天變

為于偽翻
塞悉則翻

武乃白太后

曰故事黃門常侍但當給事省內門戶主近署財物耳

省內謂禁中也近署財物謂少府
所掌中藏府尚方內省諸署也

今乃使與政事任重

權

與讀
曰預

子弟布列專為貪暴天下匈匈正以此故宜悉

誅廢以清朝廷太后曰漢元以來故事

漢元漢初也

世有宦

官但當誅其有罪者豈可盡廢邪時中常侍管霸頗有

才畧專制省內武先白收霸及中常侍蘇康等皆坐死

武復數白誅曹節等

復扶又翻數所用翻

太后允豫未忍

允音淫

故

事久不發蕃上疏曰今京師蹢蹢道路誼譁言侯覽曹

節公乘昕王甫鄭颯等與趙夫人諸尚書並亂天下

公乘

秦爵也此以爵為氏乘繩證翻昕許斤翻趙夫人即趙婕妤音立

附從者升進忤逆者

中傷

忤五故翻中竹仲翻

一朝羣臣如河中木耳

朝直遙翻謂舉朝之臣也

汎

汎東西耽祿畏害陛下今不急誅此曹必生變亂傾危

社稷其禍難量

量音良

願出臣章宣示左右并令天下諸

姦知臣疾之太后不納是月太白犯房之上將入太微

晉書天文志房四星為明堂天子布政之宮也亦四輔也第一星上將也次次將也次次相也上星上相也太

微天子庭也

侍中劉瑜素善天官

天官即天文也史記天官書猶後之天文志

惡

之

惡鳥路翻

上書皇太后曰案占書宮門當閉將相不利姦

人在主傍願急防之又與武蕃書以星辰錯繆不利大

臣宜速斷大計

斷丁亂翻

於是武蕃以朱寓為司隸校尉劉

祐為河南尹虞祜為雒陽令武奏免黃門令魏彪以所

親小黃門山冰代之

姓譜周有山師之官子孫以為氏或云烈山氏之後

使冰奏

收長樂尚書鄭颯

長樂尚書蓋以太后臨朝置之掌奏下外朝文書衆事也樂音洛下同

送北寺獄蕃謂武曰此曹子便當收殺何復考為

復扶又翻

下同武不從令冰與尹勲侍御史祝璿雜考颯辭連及曹

節王甫勲冰即奏收節等使劉瑜內奏九月辛亥武出

宿歸府典中書者先以告長樂五官史朱瑀瑀盜發武

奏

長樂太后宮也太后宮有女尚書五人五官史主之考異曰范書帝紀作丁亥表紀作辛亥按長歷是

年九月乙巳朔無
丁亥今從表紀

罵曰中官放縱者自可誅耳我曹何

罪而當盡見族滅因大呼曰

呼火故
翻下同

陳蕃竇武奏白太

后廢帝為大逆乃夜召素所親壯健者長樂從官史共

普張亮等十七人

長樂從官史掌太后宮
從官從才用翻共音襲

唾血共盟

色

治謀誅武等曹節白帝曰外間切切

切切猶言
迫急也

請出御

德陽前殿令帝拔劔踴躍使乳母趙嬈等擁衛左右取

蔡信閉諸禁門

賢曰蔡有衣戟也漢官儀曰凡居宮中
皆施簾於掖門案姓名省入者本官為

封蔡傳審印
信然後受也

召尚書官屬脅以白刃使作詔板拜王甫

為黃門令

詔板所謂
八一也

持節至北寺獄收尹勲山水疑

不受詔甫格殺之并殺勲出鄭颯還兵劫太后奪璽綬

璽斯氏制

綬音受

令中謁者守南宮閉門絕複道

謁者掌守門
戶文帝自代

郎人立有謁者十人持戟衛端門
是也雒陽南北宮有複道相通

使鄭颯等持節及侍

御史謁者捕收武等武不受詔馳入步兵營與其兄子

步兵校尉紹共射殺使者

射而
亦制

召會北軍五校士數千

人屯都亭

雒陽都亭也
按戶教制

下令軍士曰黃門常侍反盡力

者封侯重賞陳蕃聞難將官屬諸生八十餘人並拔刃

突入承明門

難乃旦翻 考異曰袁紀蕃到承明門使者不內曰公未被詔召何得勒兵入宮蕃

曰趙鞅專兵向宮以逐君側之惡春秋義之有使者出聞門蕃到尚書門正色云云今從范書到尚書

門攘臂呼曰

呼火故翻

大將軍忠以衛國黃門反逆何云竇

氏不道邪王甫時出與蕃相遇適聞其言而讓蕃曰先

帝新棄天下山陵未成武有何功兄弟父子並封三侯

謂武子機封渭陽侯兄子紹封鄠侯紹弟靖封西鄉侯

又設樂飲讌多取掖庭宮

人旬日之間貨財巨萬大臣若此為是道邪

謂此非不道而何

公為宰輔苟相阿黨復何求賊

復扶又翻

使劔士收蕃蕃拔

劍叱甫辭色逾厲遂執蕃送北寺獄

考異曰范書蕃傳曰蕃拔劍叱甫

甫兵不敢近乃益人圍之數十重遂執蕃送獄今從袁紀

黃門從官騶蹋蕃曰

才

用翻騶側尤翻賢曰騶騎士也馱子六翻

死老魅

魅明祕翻物老而能為精怪曰魅

復能損

我曹員數奪我曹稟假不

稟給也假借也不俯九翻

即日殺之時護

匈奴中郎將張奐徵還京師曹節等以奐新至不知本

謀矯制以少府周靖行車騎將軍加節與奐率五營士

討武夜漏盡

天且明也

王甫將虎賁羽林等合千餘人出屯

朱雀掖門

北宮南掖門曰朱雀門將即亮翻

與奐等合已而悉軍闕下

與武對陳

陳讀曰陣

甫兵漸盛使其士大呼武軍曰竇武反

汝皆禁兵當宿衛宮省何故隨反者乎先降有賞營府

兵素畏服中官

營府謂五營校尉府也

於是武軍稍稍歸甫自旦

至食時兵降畧盡

降戶江翻

武紹走諸軍追圍之皆自殺梟

首雒陽都亭

梟工堯翻

收捕宗親賓客姻屬悉誅之及侍中

劉瑜屯騎校尉馮述皆夷其族宦官又譖虎賁中郎將

河間劉淑故尚書會稽魏朗云與武等通謀皆自殺

會工

外翻遷皇太后於南宮徙武家屬於日南自公卿以下嘗

為蕃武所舉者及門生故吏皆免官禁錮議郎勃海巴

肅

姓譜巴巴國之後後漢又有揚州刺史巴祇

始與武等同謀曹節等不知

但坐禁錮後乃知而收之肅自載詣縣

肅勃海高城縣人

縣令

見肅入閣解印綬欲與俱去肅曰為人臣者有謀不敢

隱有罪不逃刑既不隱其謀矣又敢逃其刑乎遂被誅

被皮義翻

曹節遷長樂衛尉封育陽侯

育陽縣屬南陽郡

王甫遷中

常侍黃門令如故朱瑀共普張亮等六人皆為列侯

共音

龔姓譜共商諸侯之國晉有左行共華人云鄭共叔段之後

十一人為關內侯於是

羣小得志士大夫皆喪氣

喪息浪翻

蕃友人陳留朱震收葬

蕃尸匿其子逸事覺繫獄合門桎梏震受考掠

桎之日翻梏工

沃翻掠音亮

誓死不言逸由是得免武府掾桂陽胡騰殞歛

武尸行喪

掾俞絹翻歛力贍翻

坐以禁錮武孫輔年二歲騰詐以

為已子與令史南陽張敞

百官志大將軍府令史及御屬三十一人

共匿之

於零陵界中亦得免張奐遷大司農以功封侯奐深病

為曹節等所賣固辭不受

以司徒胡廣為太傅錄尚

書事司空劉寵為司徒大鴻臚許栩為司空

臚陵如翻栩况朋翻

冬十月甲辰晦日有食之 十一月太尉劉矩免以

太僕沛國聞人襲為太尉

聞人姓也風俗通曰少正卯魯之聞人其後氏焉

十二月鮮卑及濊貊寇幽并二州

濊音穢貊莫百翻

是歲疏

勒王季父和得殺其王自立 烏桓大人上谷難樓有

衆九千餘落遼西丘力居有衆五千餘落自稱王遼東

蘇僕延有衆千餘落自稱峭王

峭音七笑翻

右北平烏延有

衆八百餘落自稱汗魯王

史言烏桓強盛

二年春正月丁丑赦天下 帝迎董貴人於河間三月

乙巳尊為孝仁皇后居永樂宮

樂音洛

拜其兄寵為執金

吾兄子重為五官中郎將夏四月壬辰有青蛇見於

御坐上

見賢遍翻
坐祖卧翻

癸巳大風雨雹霹靂

霹靂震霆也
考異曰帝紀建

寧二年四月癸巳大風雨雹楊賜傳熹平元年青蛇見御坐續漢志熹平元年四月甲午青蛇見御坐袁紀建寧二年四月壬辰青蛇見癸巳大風按張

拔大木百餘

與傳論陳竇薦王李與袁紀相應今從之詔公卿以下各上封事大司農張與上疏曰昔周公葬

不如禮天乃動威

尚書大傳曰周公薨成王欲葬之成周天乃雷電以風禾則盡偃大木斯

拔邦人大恐王葬周公于畢示不敢臣也

今竇武陳蕃忠貞未被明宥

被皮義翻

妖青之來皆為此也

偽翻

宜急為收葬

偽翻

徙還家屬

其從坐禁錮一切蠲除

蠲吉

又皇太后雖居南宮而恩

禮不接朝臣莫言遠近失望宜思大義顧復之報

賢曰顧旋

視也復反復也小雅曰父兮生我母兮鞠我顧我復我出入腹我

上深嘉與言以問諸

常侍左右皆惡之

惡烏路翻

帝不得自從與又與尚書劉猛

等共薦王暢李膺可參三公之選曹節等彌疾其言遂

下詔切責之與等皆自囚廷尉數日乃得出並以三月

俸贖罪

俸扶用翻

郎中東郡謝弼上封事曰臣聞惟虺惟蛇

女子之祥

詩小雅無羊之辭鄭玄註云虺蛇穴處陰之祥也

伏惟皇太后定策

宮闈援立聖明書曰父子兄弟罪不相及

左傳胥臣曰康誥曰父不

慈子不祇兄不友弟不恭不相及也今尚書康誥無此語

竇氏之誅豈宜咎延太后

幽隔空宮愁感天心如有霧露之疾陛下當何面目以

見天下孝和皇帝不絕竇氏之恩

事見四十七卷永元九年

前世以

為美談禮為人後者為之子今以桓帝為父豈得不以

太后為母哉願陛下仰慕有虞烝烝之化凱風慰母之

念

書堯典曰烝烝乂不格姦孔安國註云烝烝猶進進也言舜進于善道詩凱風曰有子七人莫慰母心

臣又聞開國承家小人勿用

易師卦上六爻辭

今功臣久外未

蒙爵秩阿母寵私乃享大封大風雨雹亦由於茲

雨于具翻

又故太傅陳蕃勤身王室而見陷羣邪一旦誅滅其為

酷濫駭動天下而門生故吏並離徒錮

離遭也

蕃身已往

人百何贖

詩國風黃鳥曰如可贖兮人百其身

宜還其家屬解除禁網夫

台宰重器國命所繫今之四公唯司空劉寵斷斷守善

餘皆素餐致寇之人必有折足覆餗之凶

賢曰四公謂劉矩為太尉

許訓為司徒胡廣為太傅及寵也書曰如有一个臣斷斷猗無他技孔安國註云斷斷猗然專一之臣也素空

也無德而食其祿曰素餐易曰負且乘致寇至又曰鼎折足覆公餗鼎以喻三公餗鼎實也折足覆餗言不勝其任據是年聞人襲已代劉矩為太尉餘三公亦不與賢註合斷丁亂翻折而設翻餗音速可因災

異並加罷黜徵故司空王暢長樂少府李膺並居政事

庶災變可消國祚惟永左右惡其言

惡烏路翻

出為廣陵府

丞

府丞即郡丞也

去官歸家曹節從子紹為東郡太守以它罪

收弼掠死於獄

掠音亮

帝以蛇妖問光祿勳楊賜賜上封

事曰夫善不妄來災不空發王者心有所想雖未形顏

色而五星以之推移陰陽為其變度夫皇極不建則有

龍蛇之孽

賢曰洪範五行傳曰皇大也極中也建立也孽災也君不合大中是謂不立蛇龍陰類也

詩云惟虺惟蛇女子之祥惟陛下思乾剛之道別內外

之宜抑皇甫之權割艷妻之愛

賢曰艷妻周幽王后褒姒也皇甫卿士皆后之

黨用后嬖寵而居位也詩云皇甫卿士艷妻嬖方處別彼列翻

則蛇變可消禎祥立應

賜秉之子也 五月太尉聞人襲司空許栩免六月以

司徒劉寵為太尉太常汝南許訓為司徒太僕長沙劉

翺為司空翺素附諸常侍故致位公輔 詔遣謁者馮

禪說降漢陽散羌

說輸蒟翻降戶江翻

段熲以春農百姓布野羌

雖暫降而縣官無廩必當復為盜賊

復扶又翻

不如乘虛放

兵

放兵謂縱兵擊羌也

執必殄滅頗於是自進營去羌所屯凡亭

山四五十里

魏收地形志安定鶉陰縣有凡亭杜佑作瓦亭山注云瓦亭山在今平涼郡蕭關縣

遣騎司馬田晏假司馬夏育將五千人先進擊破之

夏戶

雅翻

羌衆潰東犇復聚射虎谷

復扶又翻下同

分兵守谷上下門

頗規一舉滅之不欲復令散走秋七月頗遣千人於西

縣結木為柵

西縣前漢屬隴西郡後漢屬漢陽郡參據二志皆云縣有番冢山西漢水所出是則

禹貢所謂番冢導漾東流為漢其發源之地也段頗討羌起於安定高平羌敗則追至上郡奢延及大敗于靈

武谷乃追至安定。涇陽諸羌散入漢陽山谷間，聚屯凡亭山。凡亭既破，復聚射虎谷。類乃於西縣結柵以遮之。以羌奔潰所趨考之，射虎谷在西縣東北，凡亭山當在射虎谷東北。蓋東羌為類兵所迫，復欲西犇，出塞歸其舊來巢穴而殲於此。是谷也，賢曰：西縣故城在今秦州上邽縣西南。

廣二十步，長四十里。

遮之。

廣古曠翻
長直亮翻

分遣晏育等將七千人，銜枚夜上西山。

結營穿塹去虜一里許，又遣司馬張愷等將三千人上

東山。

上時掌翻

虜乃覺之，類因與愷等挾東西山縱兵奮擊。

破之，追至谷上下門窮山深谷之中，處處破之，斬其渠

帥以下萬九千級。

帥所類翻

馮禪等所招降四千人，分置安

定漢陽隴西三郡於是東羌悉平頗凡百八十戰斬三

萬八千餘級獲雜畜四十二萬七千餘頭

畜計又翻

費用四

十四億軍士死者四百餘人更封新豐縣侯邑萬戶

臣光曰書稱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亶聰明

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

周書泰誓之辭亶誠也

夫蠻夷戎狄氣

類雖殊其就利避害樂生惡死

樂音洛惡烏路翻

亦與人同

耳御之得其道則附順服從失其道則離叛侵擾固其宜也是以先王之政叛則討之服則懷之處之四

裔

裔邊也處
昌呂翻

不使亂禮義之邦而已若乃視之如草

木禽獸不分臧否不辨去來悉艾殺之

否音鄙艾
讀曰刈

豈

作民父母之意哉且夫羌之所以叛者為郡縣所侵

冤故也

侵冤者為所
侵刻而銜冤

叛而不即誅者將帥非其人故

也苟使良將驅而出之塞外擇良吏而牧之則疆場

之臣也豈得專以多殺為快邪夫御之不得其道雖

華夏之民亦將蓬蠱起而為寇又可盡誅邪然則段紀

明之為將

段頗字紀明犯太
宗嫌諱故稱字

雖克捷有功君子所不

與也

九月江夏蠻反

夏戶雅翻

州郡討平之丹楊山越圍太守

陳黃黃擊破之

山越本亦越人依阻山險不納王租故曰山越寇擾郡縣蓋自此始其後孫吳

悉取其地以民為兵遂為王土

初李膺等雖廢錮

事見上卷桓帝延熹九年

天下

士大夫皆高尚其道而汙穢朝廷希之者唯恐不及更

共相標榜為之稱號

賢曰標榜猶相稱揚也余謂立表以示人曰標揭書以示人曰榜標

榜猶言表揭也更工衡翻

以竇武陳蕃劉淑為三君君者言一世之

所宗也李膺荀爽

盟范書作昱

杜密王暢劉祐魏朗趙典朱

寓為八俊俊者言人之英也郭泰范滂尹勲巴肅及南

陽宗慈陳留夏馥汝南蔡衍泰山羊陟為八顧顧者言

能以德行引人者也

行下孟翻

張儉翟超岑晷苑康

翟菴伯翻晷之

日翻及山陽劉表汝南陳翔魯國孔昱山陽檀敷為八及

及者言其能導人追宗者也

賢曰導引也言謂所宗仰者

度尚及東

平張邈王孝東郡劉儒泰山胡母班

風俗通曰胡母姓本陳胡公之後也

公子完奔齊遂有齊國齊宣王母弟別封母鄉遠取胡公近取母邑故曰胡母氏

陳留秦周魯

國蕃鄉

賢曰蕃姓也音皮

東萊王章為八厨厨者言能以財救

人者也及陳竇用事復舉拔膺等陳竇誅膺等復廢官

官疾惡膺等每下詔書輒申黨人之禁

復扶又翻惡烏路翻下邳稼翻

侯覽怨張儉尤甚

以破其家宅也事見上卷桓帝延熹九年

覽鄉人朱並素

佞邪為儉所棄承覽意指上書告儉與同鄉二十四人

別相署號共為部黨圖危社稷而儉為之魁詔刊章捕

儉等

刊章者刊去並姓名而下其章也

冬十月大長秋曹節因此諷有

司奏諸鉤黨者故司空虞放及李膺杜密朱寓荀昱翟

超劉儒范滂等

賢曰鉤謂相牽引也

請下州郡考治

下邳稼翻治負之翻

是

時上年十四問節等曰何以為鉤黨對曰鉤黨者即黨人也上曰黨人何用為惡而欲誅之邪對曰皆相舉羣輩欲為不軌上曰不軌欲如何對曰欲圖社稷上乃可

其奏

軌法度也君君臣臣所謂法也為人臣而欲圖危社稷謂之不法誠是也而諸閹以此罪加之君子

帝不之悟賊元帝之不省召致廷尉為下獄者聞又甚焉悲夫

或謂李膺曰可去矣對

曰事不辭難罪不逃刑臣之節也

左傳羊舌赤之言曰事君不避難有罪不

逃刑吾年已六十死生有命去將安之乃詣詔獄考死門

生故吏並被禁錮

被皮義翻

侍御史蜀郡景毅子顧為膺門

徒未有錄牒不及於譴

錄記也牒籍也時聚徒教授多者以千計各錄記其姓名于譜

牒

毅慨然曰本謂膺賢遣子師之豈可以漏脫名籍苟

安而已遂自表免歸汝南督郵吳導受詔捕范滂至征

羌抱詔書閉傳舍

征羌縣屬汝南郡木當鄉縣光武以來歙有平羌之功改為征羌侯國以

封之因名焉滂縣人也賢曰傳驛舍也音知戀翻征羌故城在今豫州鄆陵縣東南

伏牀而泣一

縣不知所為滂聞之曰必為我也

為于偽翻

即自詣獄縣令

郭揖大驚出解印綬引與俱亡曰天下大矣子何為在

此滂曰滂死則禍塞何敢以罪累君

塞悉則翻累力瑞翻

又令老

母流離乎其母就與之訣滂白母曰仲博孝敬足以供

養

仲博滂弟字也供俱用翻養羊尚翻

滂從龍舒君歸黃泉存亡各得其

所惟大人割不可忍之恩勿增感戚仲博者滂弟也龍

舒君者滂父龍舒侯相顯也

相息亮翻

母曰汝今得與李杜

齊名死亦何恨

李杜謂李膺杜密

既有令名復求壽考可兼得

乎

復扶人翻

滂跪受教再拜而辭顧其子曰吾欲使汝為惡

惡不可為使汝為善則我不為惡行路聞之莫不流涕

凡黨人死者百餘人妻子皆徙邊天下豪桀及儒學有

行義者

行下孟翻

宦官一切指為黨人有怨隙者因相陷害

睚眦之忿濫入黨中

睚牛懈翻眦士解翻

州郡承旨或有未嘗交

關亦離禍毒

離與罹同遭也

其死徙廢禁者又六七百人

廢禁謂廢

棄而禁銅

郭泰聞黨人之死私為之慟曰詩云人之云亡邦

國殄瘁

為于偽翻詩大雅瞻卬之辭毛氏曰殄盡也瘁病也瘁似醉翻

漢室滅矣但未

知瞻烏爰止于誰之屋耳

詩小雅正月之辭毛氏註曰富人之屋烏所集也鄭氏曰

視烏集於富人之屋以言今民亦當求明君而歸之考異曰范書以泰此語為哭陳寶表紀以為哭三君八

俊今泰雖好臧否人倫

好呼到翻否音鄙

而不為危言覈論

覈謂

深探其實也刻覈也

故能處濁世而怨禍不及焉

處昌呂翻

張儉亡命

困迫望門投止

望門而投之以求止舍困急之甚也

莫不重其名行

行下孟翻

破家相容後流轉東萊止李篤家外黃令毛欽操兵到

門

考兩漢志外黃縣屬陳留郡黃縣屬東萊郡毛欽蓋為黃縣令外字衍操千高翻

篤引欽就

席曰張儉負罪亡命篤豈得藏之若審在此此人名士

明廷寧宜執之乎欽因起撫篤曰遂伯玉恥獨為君子

足下如何專取仁義篤曰今欲分之明廷載半去矣

賢曰

明廷猶言明府言不執儉得義之半也

欽歎息而去篤導儉經北海戲子

然家

戲許宜翻姓譜
伏戲氏之後

遂入漁陽出塞其所經歷伏重誅

者以十數連引收考者布徧天下宗親並皆殄滅郡縣

為之殘破

為于
偽翻

儉與魯國孔褒有舊亡抵褒不遇

賢曰
抵歸

也褒弟融年十六匿之後事泄儉得亡走國相收褒融

送獄

相息
亮翻

未知所坐融曰保納舍藏者融也當坐

謂自
保無

它而納儉因舍
止而藏匿之

褒曰彼來求我非弟之過吏問其母母

曰家事任長

任音壬長
知兩翻

妄當其辜一門爭死郡縣疑不

能決乃上讞之

賢曰前書音義曰讞請也
上時掌翻讞音宜桀翻

詔書竟坐褒

及黨禁解儉乃還鄉里後為衛尉卒年八十四

儉傳云建安初

徵為衛尉不得已而起儉見曹氏世德已萌乃闔門縣車不豫政事歲餘卒於許下

夏馥聞張儉

亡命歎曰孽自己作空汙良善

汙烏路翻

一人逃死禍及萬

家何以生為乃自翦須變形

須與鬚同

入林慮山中

慮音慮

隱

姓名為冶家傭親突煙炭形貌毀瘁

瘁似醉翻

積二三年人

無知者馥弟靜載縑帛追求餉之馥不受曰弟奈何載

禍相餉乎黨禁未解而卒中常侍張讓父死歸葬頗

川雖一郡畢至而名士無往者讓甚恥之陳寔獨弔焉

及誅黨人讓以寔故多所全宥南陽何顥素與陳蕃李

膺善亦被收捕

顥魚容翻
被皮義翻

乃變名姓匿汝南間與袁紹

為奔走之交常私入雒陽從紹計議為諸名士罹黨事

者求救援設權計使得逃隱所全免甚衆初太尉袁湯

三子成逢隗成生紹逢生術

據術字公路當讀如月令
審端徑術之術音遂又據

說文術邑中道讀從入聲
則二音皆通隗五罪翻

逢隗皆有名稱少歷顯官

尺稱

證翻少時中常侍袁赦

考異曰袁紀作袁
朗今從范書袁隗傳

以逢隗宰

相家與之同姓推崇以為外援故袁氏貴寵於世富奢

甚不與它公族同紹壯健有威容愛士養名賓客輻湊

歸之輜輶柴轂填接街陌

賢曰說文曰輶車衣車也鄭玄注周禮曰輶猶屏也取其

自蔽隱柴轂賤者之車袁紹事始此黨錮既死而誅宦官者二袁也人不為善而欲去害已者天其許之乎

術亦以俠氣聞逢從兄子閔少有操行

俠戶頗翻從才用翻少詩照翻

行下孟翻

以耕學為業逢隗數醜之無所受

數所角翻

閔見時方

險亂而家門富盛常對兄弟歎曰吾先公福祚後世不

能以德守之而競為驕奢與亂世爭權此即晉之三郤

矣

先公謂袁安也三郤謂晉大夫郤錡郤犇郤至也郤氏世為晉御三子者憑藉世資驕奢侵權為厲公所

殺及黨事起閔欲投迹深林以母老不宜遠遁乃築土

室四周於庭不為戶自牖納飲食母思閔時往就視母

去便自掩閉兄弟妻子莫得見也潛身十八年卒於土

室初范滂等非許朝政

賢曰許謂橫議是非也許居謁翻朝直還翻

自公卿

以下皆折節下之

折而設翻下遐稼翻

太學生爭慕其風以為文

學將興處士復用申屠蟠獨歎曰昔戰國之世處士橫

議列國之王至為擁篲先驅

史記鄒衍如燕昭王擁篲先驅請列弟子之座而受

業築碣石宮身親往師之處昌呂翻復扶又翻橫戶孟翻為于偽翻篲祥歲翻

卒有坑儒燒書

之禍

事見七卷秦始皇三十四年三十五年卒子恤翻

今之謂矣乃絕迹於梁

碭之間

碭音唐

因樹為屋自同傭人居二年滂等果罹黨

錮之禍唯蟠超然免於評論

臣光曰天下有道君子揚于王庭以正小人之罪而

莫敢不服天下無道君子囊括不言以避小人之禍

而猶或不免

坤之六四居近五之位而無相得之義乃上下閉隔之時羣陰既盛故當括囊

以避禍夫以五陽決一陰小人衰微君子道盛故可揚于王庭以聲小人之罪黨人生昏亂

之世不在其位四海橫流而欲以口舌救之臧否人

物

橫戶孟翻
否音鄙

激濁揚清撩虺蛇之頭

撩連
條翻

踐虎狼之

尾以至身被淫刑

被皮
義翻

禍及朋友士類殲滅而國隨

以亡不亦悲乎

殲息
庶翻

夫唯郭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

以尹吉甫美仲
山甫者美郭泰

申屠蟠見幾而作不俟終日

謂申屠
蟠得豫

之六二幾
居希翻

卓乎其不可及已

庚子晦日有食之 十一月太尉劉寵免太僕扶溝郭

禧為太尉 鮮卑寇并州 長樂太僕曹節病困詔拜

車騎將軍有頃疾瘳上印綬

上時
掌翻

復為中常侍位特進

秩中二千石 高句驪王伯固寇遼東玄菟太守耿臨

討降之

句如字又音駒驪力知翻

三年春三月丙寅晦日有食之 徵段熲還京師拜侍

中潁在邊十餘年未嘗一日蓐寢

熲古迴翻郭璞曰蓐席也

與將士

同甘苦故皆樂為死戰

樂音洛

所嚮有功 夏四月太尉

郭禧罷以太中大夫聞人襲為太尉 秋七月司空劉

翽罷八月以大鴻臚梁國橋玄為司空

姓譜黃帝葬橋山子孫守冢因

九月執金吾董寵坐矯承樂太后屬請下獄死

屬之

馬氏

欲翻下
退稼翻

冬鬱林太守谷永以恩信招降烏潯人十餘

萬

萬震曰烏潯之地在廣州之南交州之北賢曰烏潯南方夷號也廣州記曰其俗食人以鼻飲酒口中進

嗽如故劉昫曰貴州鬱平縣漢鬱林廣鬱縣地古西甌駱越所居谷永招降烏潯開置七縣即此也杜佑曰烏

潯地在今南海郡之西南安南府北朔寧郡管潯呼古翻皆內屬受冠帶開置七縣

涼州刺史扶風孟佗

賢曰佗音駝

遣從事任涉將敦煌兵

五百人與戊己校尉曹寬西域長史張宴將焉耆龜茲

車師前後部合三萬餘人討疏勒

以元年疏勒弑其王也任音壬敦徒門翻

校戶孝翻龜茲音丘慈

攻楨中城四十餘日不能下引去其後疏

勒王連相殺害朝廷亦不能復治

復扶又翻
治直之翻

初中常侍

張讓有監奴典任家事威形諠赫

諠況
遠翻

孟佗資產饒贍

贍而
艷翻

與奴朋結傾竭饋問無所遺愛

言其汎愛
無有遺者

奴咸德

之問其所欲佗曰吾望汝曹為我一拜耳

為于
偽翻

時賓客

求謁讓者車常數百千兩

兩音
亮

佗詣讓後至不得進監

奴乃率諸倉頭迎拜於路遂共輦車入門

輦羊
茹翻

賓客咸

驚謂佗善於讓皆爭以珍玩賂之佗分以遺讓

遺于
季翻

大喜由是以佗為涼州刺史

四年春正月甲子帝加元服赦天下唯黨人不赦 二

月癸卯地震 三月辛酉朔日有食之 太尉聞人襲

免以太僕汝南李咸為太尉 大疫 司徒許訓免以司

空橋玄為司徒 夏四月以太常南陽來艷為司空

秋七月司空來艷免 癸丑立貴人宋氏為皇后后執

金吾豐之女也 司徒橋玄免以太常南陽宗俱為司

空前司空許栩為司徒 帝以竇太后有援立之功冬

十月戊子朔率羣臣朝太后於南宮親饋上壽

朝直還
翻饋進

也食黃門令董萌因此數為太后訴冤數所角翻帝深納

之供養資奉有加於前供居用翻曹節王甫疾之誣萌

以謗訕永樂宮帝母孝仁董太后下獄死下遐鮮卑

所居也樂音洛

稼翻

冠并州



資治通鑑卷五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資治通鑑卷五十七

詳校官編修_臣范米宗

洗馬_臣王坦修覆勘

總校官知縣_臣楊懋珩

校對官庶吉士_臣范鑒

謄錄監生_臣呂日永

欽定四庫全書

資治通鑑卷五十七

宋 司馬光 撰

胡三省 音註

漢紀四十九

起玄戰困數盡上
章君難凡九年

孝靈皇帝上之下

熹平元年春正月車駕上原陵司徒掾陳留蔡邕
曰吾聞古不墓祭朝廷有上陵之禮始謂可損今
見威儀察其本意乃知孝明皇帝至孝惻隱不易

奪也

據禮儀志西都舊有上陵至東都則其儀文愈備其畧見四十四卷永平元年上時掌翻

據俞絹翻

禮有煩而不可省者此之謂也

三月

壬戌太傅胡廣薨年八十二廣周流四公

太傅太尉司徒

司三十餘年

賢曰廣以順帝漢安元年為司

歷事

六帝

安順冲質桓靈

禮任極優罷免未嘗滿歲輒復升進

復扶又翻

所辟多天下名士與故吏陳蕃李咸竝為三

司

三司即三公

練達故事明解朝章

解戶買翻曉也朝直遙翻

故

京師諺曰萬事不理問伯始天下中庸有胡公

胡廣字伯始夫

既曰萬事不理問伯始則當時之責望亦重矣豈可以三十餘年周流四公為榮哉賢曰中和也庸常也中和可常行然溫柔謹慤常遜言恭色以取媚於時無忠直之德也

之風天下以此薄之 五月己巳赦天下改元 長樂

太僕侯覽坐專權驕奢策收印綬自殺

長樂太僕太后宮官也主馭宦

者為之秩二千石樂音洛

六月京師大水 竇太后母卒於比景

太后憂思感疾癸巳崩於雲臺宦者積怨竇氏以衣車

載太后尸置城南市舍數日曹節王甫欲用貴人禮殯

帝曰太后親立朕躬統承大業豈宜以貴人終乎於是

發喪成禮節等欲別葬太后而以馮貴人配祔

賢曰祔謂新死

之主祔于先死者之廟婦祔于其夫所祔之妃妾祔于妾祖姑也

詔公卿大會朝堂

朝直

遙翻令中常侍趙忠監議

監古街翻

太尉李咸時病扶輿而起

擣椒自隨

孔穎達曰釋木云檳榔大椒郭璞曰今椒樹叢生實大者名為檳陸璣疏云椒樹如茱萸有

針刺葉堅而滑澤蜀人作茶吳人作茗皆合煮其葉以為香今成臯山間有椒謂之竹葉椒其樹亦如蜀椒少毒熱不中合藥也可著飲食中又用烝雞豚最佳香東海諸島亦有椒樹枝葉皆相似子長而不圓甚香其味似橘皮本草亦云椒大熱有毒按李咸擣椒自隨齊明帝將殺高武諸孫救太官煮椒二斛蓋其毒能殺人也

謂妻子曰若皇太后不得配食桓帝吾不生還矣

欲以死爭

之既議坐者數百人各瞻望良久莫肯先言趙忠曰議也

當時定廷尉陳球曰皇太后以盛德良家母臨天下宜

配先帝是無所疑忠笑而言曰陳廷尉宜便操筆

操千高翻

球即下議曰皇太后自在椒房有聰明母儀之德遭時

不造援立聖明承繼宗廟功烈至重先帝晏駕因遇大

獄遷居空宮不幸早世家雖獲罪事非太后今若別葬

誠失天下之望且馮貴人家嘗被發掘骸骨暴露與賊

併尸魂靈汙染

賢曰段熲為河南尹坐盜發馮貴人家左遷諫議大夫余據熲以延熹三年入

為侍中轉執金吾河南尹則發且無功於國何宜上配
家之事于是年近耳被皮義翻

至尊忠省球議

省悉井翻下同

作色俛仰蚩球曰陳廷尉建此

議甚健

蚩笑也

球曰陳竇既寃皇太后無故幽閉臣常痛

心天下憤歎今日言之退而受罪宿昔之願也李咸曰

臣本謂宜爾誠與意合於是公卿以下皆從球議曹節

王甫猶爭以為梁后家犯惡逆別葬懿陵

梁后先桓帝崩葬懿陵梁

冀誅始廢陵

武帝黜廢衛后而以李夫人配食

庚太子之亂武

為貴人家

帝策廢其母衛后后自殺武帝崩
霍光緣帝雅意以李夫人配食

今竇氏罪深豈得合

葬先帝李咸復上疏曰臣伏惟章德竇后虐害恭懷安

思閭后家犯惡逆

竇后事見四十六卷章帝建初八年閭后事見五十卷五十一卷安帝延

光三年四年復扶又翻

而和帝無異葬之議順朝無貶降之文

直朝

遙翻至於衛后孝武皇帝身所廢棄不可以為比今長樂

太后尊號在身親嘗稱制且援立聖明光隆皇祚太后以陛下為子陛下豈得不以太后為母子無黜母臣無

貶君宜合葬宣陵一如舊制帝省奏從之

省悉景翻考異曰袁紀

云河南尹李咸執藥上書曰昔秦始皇幽閉母后感茅焦之言立駕迎母供養如初夫以秦后之惡始皇之悖

尚納直臣之語不失母子之恩豈況皇太后不以罪歿
陛下之過有重始皇臣謹左手齎章右手執藥詣闕自
聞如遂不省臣當飲鴆自裁下觀先帝具陳得失章省
上感其言使公卿更議廷尉陳球乃下議與范不同今
從范書
秋七月甲寅葬桓思皇后於宣陵 有人書朱

雀闕

古今注永平二年十一月初作北宮朱爵南司馬門闕在宮門之外

言天下大亂曹

節王甫幽殺太后

考異曰舊云常侍侯覽多殺黨人按時覽已死恐誤今去之

公卿

皆尸祿無忠言者詔司隸校尉劉猛逐捕十日一會猛

以誹書言直不肯急捕月餘主名不立

賢曰不得書闕主名

猛坐

左轉諫議大夫以御史中丞段熲代之熲乃四出逐捕

及太學游生繫者千餘人節等又使頰以他事奏猛論

輸左校

校戶教翻

初司隸校尉王寓依倚宦官求薦于太常

張奐奐拒之寓遂陷奐以黨罪禁錮奐嘗與段熲爭擊

羌不相平

事見上卷建寧元年

熲為司隸欲逐奐歸敦煌而害之

奐徙屬弘農事見上卷桓帝永康元年

奐奏記哀請於熲乃得免初

魏郡李嵩為司隸校尉

嵩古老翻

以舊怨殺扶風蘇謙謙子

不韋瘞而不葬

瘞於計翻

變姓名結客報仇嵩遷大司農不

韋匿于廕中鑿地旁達嵩之寢室

說文曰廕窮處藏音工外翻

殺其

妾并小兒鬻大懼以板藉地一夕九徙又掘鬻父冢斷

取其頭

斷丁管翻

標之于市鬻求捕不獲憤恚嘔血死

恚于避翻

不韋遇赦還家乃葬父行喪張與素睦於蘇氏而段頗

與鬻善頗辟不韋為司隸從事不韋懼稱病不詣頗怒

使從事張賢就家殺之先以鵠與賢父曰若賢不得不

韋便可飲此賢遂收不韋并其一門六十餘人盡誅之

勃海王悝之貶瘞陶也

悝苦回翻瘞於郢翻

因中常侍王甫求

復國許謝錢五十萬既而桓帝遺詔復悝國

悝復國事見上卷永

康元
年 惺知非甫功不肯還謝錢中常侍鄭颯中黃門董

騰數與惺交通

颯音立數所角翻

甫密司察以告段熲

司讀曰伺冬

十月收颯送北寺獄使尚書令廉忠誣奏颯等謀迎立
惺大逆不道遂詔冀州刺史收惺考實迫責惺令自殺

妃妾十一人子女七十人伎女二十四人皆死獄中

渠伎

翻傅相以下悉伏誅甫等十二人皆以功封列侯 十

一月會稽妖賊許生起句章

句章縣屬會稽郡賢曰故城在今越州鄞縣西十三

州志曰句踐之地南至句無其後併吳因大城之章霸功以示子孫故曰句章妖于驕翻句音章句之句 自

稱陽明皇帝衆以萬數遣揚州刺史臧旻丹陽太守陳寅討之 十二月司徒許栩罷以大鴻臚袁隗為司徒

隗五罪翻 考異曰袁紀在四年今從范書

鮮卑寇并州 是歲單于車

兒死子屠特若尸逐就單于立

車昌遮翻

二年春正月大疫 丁丑司空宗俱薨 二月壬午赦

天下 以光祿勳楊賜為司空 三月太尉李咸免

夏五月以司隸校尉段熲為太尉 六月北海地震

秋七月司空楊賜免以太常潁川唐珍為司空珍衡之

弟也 冬十二月太尉段熲罷 鮮卑寇幽并二州

癸酉晦日有食之

三年春二月己巳赦天下 以太常東海陳耽為太尉

三月中山穆王暢薨無子國除

暢中山簡王馬之曾孫馬光武子 考異

日本傳云子節王稚嗣無子國除與帝紀異 未知孰是又不知稚薨在何年今且從帝紀

夏六月

封河間王利子康為濟南王奉孝仁皇祀

帝入繼太宗故以康奉孝

仁皇祀利帝從兄弟也濟子禮翻

吳郡司馬富春孫堅召募精勇得

千餘人助州郡討許生

百官志郡有丞長史而無司馬蓋是時以盜起置司馬以主兵

也富春縣屬吳郡賢曰今杭州富陽縣也避晉簡文帝母鄭太后諱改曰富陽冬十一月臧旻

陳寅大破生于會稽斬之

會工外翻

任城王博薨無子國

絕

桓帝延熹四年傳紹封任城國

十二月鮮卑入北地太守夏育率

屠各追擊破之

守式又翻夏戶雅翻屠直于翻

遷育為護烏桓校尉鮮

卑又寇并州

司空唐珍罷以永樂少府許訓為司空

永樂少府董太后

宮官也樂音洛

四年春三月詔諸儒正五經文字命議郎蔡邕為古文

篆隸三體書之刻石立于太學門外

雒陽記曰太學在雒陽城南開陽門

外講堂長十丈廣二丈堂前石經四部本碑凡四十六
枚西行尚書周易公羊傳十六碑存十二碑毀南行禮
記十五碑悉崩壞東行論語三碑毀禮記碑上有諫議
大夫馬日碑議郎蔡邕名古文科斗書也篆大篆也隸
今謂之八分書後魏江式曰伏羲氏作而八卦形其畫
軒轅氏興而靈龜彰其采古史蒼頡覽二象之文觀鳥
獸之迹別初文字以代結繩迄于三代厥體頗異雖依
類取制未能殊蒼氏矣周禮保氏教國子以六書一曰
指事二曰象形三曰諧聲四曰會意五曰轉注六曰假
借蓋是蒼頡之遺法及宣王太史史籀著大篆十五篇
與古文或同或異時人即謂之籀書孔子修六經左丘
明述春秋皆以古文七國殊軌文字乖別秦兼天下李
斯奏罷不合秦文者斯作蒼頡篇車府令趙高作爰歷
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學篇皆取史籀或頗有省改所
謂小篆者也秦燒經書滌除舊典官獄繁多以趣約易
始用隸書古文由此息矣隸書者始皇使下杜人程邈

附于小篆所作也。世人以邈徒隸，即謂之隸書。故秦有八體，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符書，四曰蟲書，五曰摹印，六曰署書，七曰殳書，八曰隸書。漢興，有尉律學教以楷書，又習八體。又有草書，莫知誰始。其形書雖無厥誼，亦是一時之變通也。孝宣時，召通、蒼、頡讀者，獨張敞從受之。涼州刺史杜業、沛人爰禮講學，大夫秦近亦能言之。孝平時，徵禮等百餘人，說文字于未央宮中。黃門侍郎楊雄採以作訓纂。亡新居攝，使大司馬甄豐校文字，之部頗改定古文。時有六書，一曰古文，孔子壁中書也；二曰奇字，即古文而異者；三曰篆書，云小篆也；四曰佐書，秦隸書也；五曰繆篆，所以摹印也；六曰鳥蟲，所以書幡信也。壁中書者，魯恭王壞孔子宅而得尚書春秋論語孝經也。又北平侯張蒼獻春秋左氏傳書體與孔氏相類，即前代之古文也。後漢郎中扶風曹喜號曰工篆，小異斯法，而甚精巧。自是後，學皆其法也。又詔侍中賈逵修理舊文，殊藝異術，王教一端，苟有可以加於國者，

靡不悉集遠即汝南許慎古學之師也慎嗟時人之好
奇歎俗儒之穿鑿撰說文解字十五篇類聚羣分雜而
不越最可得而論也左中郎將陳留蔡邕採李斯曹喜
之灋為古今雜形詔于太學立石經刊載五經題書楷
灋多是邕書後開鴻都書書奇能莫不雲集時諸方獻
篆無出邕者魏初博士清河張揖著埤蒼廣雅古今字
詁林拾遺漏增長事類抑于文為益然其字詁方之許
篇古今體用或得或失陳留邯鄲淳亦與揖同特善倉
雅許氏字指八體六書精究開理有名于揖又建三字
石經於漢碑西較之說文篆隸大同而古字小異又有
京兆韋誕河東衛覲二家並號能篆當時臺觀榜題寶
器之名悉是誕書咸傳之子孫世稱其妙晉世義陽王
典祠令呂忱表上字林六卷尋其況趣附記許慎說文
而按偶章句隱別古籀奇惑之字文得正隸不差篆意
也忱弟靜別放故左校令李登聲韻之法作韻集五卷
使宮商錄徵羽各為一篇而文字與兄便是魯衛音讀

楚夏時有不同皇魏承百王之季世易風移文字改變篆形繆錯隸體失真俗學鄙習復加虛造巧談辯士以意為疑炫惑于時難以釐改乃曰追來為歸巧言為辯小鬼為醜神蟲為蠶如斯甚衆皆不合孔氏古書史篇大篆許氏說文石經三字也式言字學本末頗詳故備著之趙明誠金石錄曰石經蓋漢靈帝熹平四年所立其字則蔡邕小字八分書也後漢書儒林傳叙云為古文篆隸三體者非也蓋邕所書乃八分而三體石經乃魏時所建也洪氏隸續曰石經見于范史帝紀及儒林宦者傳皆云五經蔡邕張馴傳則曰六經惟儒林傳云為古文篆隸三體書法鄺氏水經云漢立石經于太學魏正始中又刻古文篆隸三字石經唐志有三字石經古篆兩種曰尚書曰左傳獨隋志所書異同其目有一字石經七種三字石經三種既以七經為蔡邕書矣又云魏立一字石經乃其誤也范蔚宗時三體石經與熹平所鐫並列于學官故史筆誤書其事後人襲其謬錯

或不見石刻無以考正趙氏雖以一字為中郎所書而未見三體者歐陽氏以三體為漢碑而未嘗見一字者近世方勺作泊宅編載其弟甸所跋石經亦為范史隋志所惑指三體為漢字至公羊碑有馬日碑等名乃云世用其所正定之本因存其名可謂謬論北史江式云魏邯鄲淳以書教皇子建三字石經于漢碑西按此碑以正始年中立漢書云元嘉元年度尚命邯鄲淳作曹娥碑時淳已弱冠自元嘉至正始亦九十餘年式以三字為魏碑則是謂之邯鄲淳所書非也

使後儒晚學咸取正焉碑始立其

觀視及摹寫者車乘日千餘兩填塞街陌

乘繩證翻兩音亮塞悉則

翻

初朝議以州郡相黨人情比周

比毗至翻下同

乃制昏姻

之家及兩州人士不得對相監臨

監古街翻

至是復有三互

灋

賢曰三互謂婚姻之家及兩州人不得交互為官也復扶又翻下同

禁忌轉密選用艱

難幽冀二州久缺不補蔡邕上疏曰伏見幽冀舊壤鎧

馬所出

賢曰鎧甲也周禮考工記曰燕無函函亦甲也言幽燕之地家家皆能為函故無函匠也左傳

曰冀之北土馬之所生

比年兵饑漸至空耗今者闕職經時吏民

延屬

比毗至翻延屬者延頸而屬望也屬之欲翻

而三府選舉踰月不定臣

怪問其故云避三互十一州有禁當取二州而已又二

州之士或復限以歲月

復扶又翻下同

狐疑遲淹兩州懸空萬

里蕭條無所管繫愚以為三互之禁禁之薄者今但申

以威靈明其憲令對相部主

冀州之人刺幽州幽州之人刺冀州是為對相部主

尚畏懼不敢營私況乃三互何足為嫌昔韓安國起自

徒中

韓安國梁人坐法抵罪梁內史缺天子遣使拜為梁內史起徒中為二千石

朱買臣出

於幽賤

朱買臣吳人家貧賣薪以自給後隨計吏至長安拜會稽太守

竝以才宜還守

本邦豈復顧循三互繫以末制乎臣願陛下上則先帝

蠲除近禁其諸州刺史器用可換者無拘日月三互以

差厥中朝廷不從

臣光曰叔向有言國將亡必多制

左傳叔向語子產書之言也

明

王之政謹擇忠賢而任之凡中外之臣有功則賞有

罪則誅無所阿私濫制不煩而天下大治

治直吏翻

所以

然者何哉執其本故也及其衰也百官之任不能擇

人而禁令益多防閑益密有功者以閹文不賞

閹與礙同

為姦者以巧濫免誅上下勞擾而天下大亂所以然

者何哉逐其末故也孝靈之時刺史二千石貪如豺

虎暴殄烝民而朝廷方守三互之禁以今視之豈不

適足為笑而深可為戒哉

封河間王建孫佗為任城王

佗帝從兄弟之子也
佗徒河翻任音壬

夏

四月郡國七大水

五月丁卯赦天下

延陵園災

延陵

成帝陵也

鮮卑寇幽州

六月弘農三輔螟

于寘王安

國攻拘彌大破之殺其王

寘徒賢翻

戊巳校尉西域長史各

發兵輔立拘彌侍子定興為王人衆裁千口

五年夏四月癸亥赦天下

益州郡夷反太守李顥討

平之

顥魚容翻

大雩

五月太尉陳耽罷以司空許訓為

太尉

閏月永昌太守曹鸞上書曰夫黨人者或者年

淵德或衣冠英賢皆宜股肱王室左右大猷者也而久

被禁錮辱在塗泥

被皮義翻

謀反大逆尚蒙赦宥黨人何罪

獨不開恕乎所以災異屢見

見賢遍翻

水旱洊臻皆由于斯

宜加沛然以副天心帝省奏大怒

省悉井翻

即詔司隸益州

樞車收鸞送槐里獄掠殺之

永昌郡屬益州刺史而扶風槐里縣屬司隸蓋詔益

州收鸞而司隸送槐里獄掠音亮

于是詔州郡更考黨人門生故吏父

子兄弟在位者悉免官禁錮爰及五屬

賢曰謂斬衰齊衰小功大功總

麻也

六月壬戌以太常南陽劉逸為司空秋七月太

尉許訓罷以光祿勳劉寬為太尉 冬十月司徒袁隗
罷 十一月丙戌以光祿大夫楊賜為司徒 是歲鮮

卑寇幽州

六年春正月辛丑赦天下 夏四月大旱七州蝗令三

公條奏長吏苛酷貪汚者罷免之平原相漁陽陽球坐

嚴酷徵詣廷尉

姓譜齊人遷陽子孫以國為氏一曰周景王封少子于陽樊因邑命氏 考異

曰本傳司空張顥條奏按顥光和元年為太尉未嘗為司空球光和元年陷蔡邕時已為將作大匠不知被徵果在何年唯熹平五年帝以球前為九江太守討賊有
六年大旱故附于此

功球傳云九江山賊起三府上球有理姦才拜九江太守球到設方畧凶賊殄破特赦之拜議

郎 鮮卑寇三邊

鮮卑強盛東西北三邊皆被寇也

市賈小民相聚

為宣陵孝子者數十人詔皆除太子舍人

宣陵桓帝陵百官志太子

舍人秩二百石更直宿衛如三署郎中賈音古

秋七月司空劉逸免以衛尉

陳球為司空

初帝好文學

好呼到翻

自造皇義篇五十章

因引諸生能為文賦者竝待制鴻都門下後諸為尺牘

及工書鳥篆者

賢曰按說文曰牘書板也長二尺藝文志曰六體者古文奇字篆書隸書繆

篆蟲書音義曰古文謂孔子壁中書也奇字即古文而異者也篆書謂小篆蓋秦始皇使程邈所作也隸書亦

程邈所獻主于徒隸從簡易也繆篆謂其文屈曲纏繞所以摹印章蟲書謂為蟲鳥之形所以書旂信也皆

加引召遂至數十人侍中祭酒樂松賈護多引無行趣

執之徒置其間

百官志侍中有僕射一人中興轉為祭酒行下孟翻趣七喻翻

憲陳問

里小事

憲許記翻

帝甚悅之待以不次之位又久不親行郊

廟之禮會詔羣臣各陳政要蔡邕上封事曰夫迎氣五

郊清廟祭祀養老辟雍

迎氣五郊及養老辟雍註並見四十四卷明帝永平二年漢宗

廟一歲五祀春以正月夏以四月秋以七月冬以十月及臘

皆帝者之大業祖宗所

祇奉也而有司數以蕃國疎喪宮內產生及吏卒小汙

陳喪謂疎屬之喪也賢曰小汗謂病及死也數所角翻

廢闕不行忘禮敬之大任

禁忌之書拘信小故以虧大典自今齋制宜如故典

漢制

凡齋天地七日宗廟山川五日小祀三日齋日內有汙染解齋副倅行禮先齋一日有汙穢災變齋祀如儀

庶答風霾災妖之異

妖于驕翻

又古者取士必使諸侯歲貢

尚書大傳曰占者諸侯之于天子三歲一貢士

孝武之世郡舉孝廉又有賢良

文學之選于是名臣輩出文武並興漢之得人數路而

已

賢曰數路謂孝廉賢良文學之類也

夫書畫辭賦才之小者匡國治政

未有其能

治直之翻下同

陛下即位之初先涉經術聽政餘日

觀省篇章

省悉井翻

聊以游意當代博奕非以為教化取士

之本而諸生競利作者鼎沸其高者頗引經訓風喻之

言下則連偶俗語有類俳優或竊成文虛冒名氏臣每

受詔于盛化門差次錄第其未及者亦復隨輩皆見拜

擢既加之恩難復收改但守奉祿于義已弘不可復使

治民

復扶又翻

及在州郡昔孝宣會諸儒于石渠

事見二十七卷甘露

三年

章帝集學士于白虎

事見四十六卷建初四年

通經釋義其事優

大文武之道所宜從之若乃小能小善雖有可觀孔子

以為致遠則泥君子固當志其大者

賢曰子夏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

致遠恐泥鄭玄註云小道如今諸子書也泥謂滯陷不通邕以為孔子之言當別有所據也泥乃計翻又

前一切以宣陵孝子為太子舍人臣聞孝文皇帝制喪

服三十六日

事見十四卷文帝後七年

雖繼體之君父子至親公卿

列臣受恩之重皆屈情從制不敢踰越今虛偽小人本

非骨肉既無幸私之恩又無祿仕之實惻隱之心義無

所依至有姦軌之人通容其中桓思皇后祖載之時

鄭玄

曰祖謂將葬祖祭于庭載謂升柩于車也

東郡有盜人妻者亡在孝中本縣

追捕乃伏其辜虛偽雜穢難得勝言

勝音升

太子官屬宜

搜選令德豈有但取丘墓凶醜之人其為不祥莫與大

焉

言雖它有不祥莫與比並大也

宜遣歸田里以明詐偽書奏帝乃親

迎氣北郊及行辟雍之禮又詔宣陵孝子為舍人者悉

改為丞尉焉

漢縣置丞尉丞署文書典知倉獄尉主盜賊

護烏桓校尉夏

育上言

校戶教翻夏戶雅翻上時掌翻

鮮卑寇邊自春以來三十餘發

請徵幽州諸郡兵出塞擊之一冬二春必能禽滅先是

護羌校尉田晏坐事論刑

先悉薦翻

被原

被皮義翻

欲立功自効

乃請中常侍王甫求得為將甫因此議遣兵與育并力
討賊帝乃拜晏為破鮮卑中郎將大臣多有不同乃召
百官議於朝堂蔡邕議曰征討殊類所由尚矣然而時
有同異執有可否故謀有得失事有成敗不可齊也夫
以世宗神武將帥良猛財賦充實所括廣遠數十年間
官民俱匱猶有悔焉謂輪臺哀痛之詔也況今人財並乏事劣昔
時乎自匈奴遁逃鮮卑強盛據其故地事見四十七卷和帝永元五年
稱兵十萬才力勁健益智益生加以關塞不嚴禁網多

漏精金良鐵皆為賊有漢人逋逃為之謀主兵利馬疾

過于匈奴昔段頗良將習兵善戰有事西羌猶十餘年

段頗自桓帝延熹二年擊西羌至建寧二年始成功凡十一年今育晏才策未必過頗

鮮卑種衆不弱曩時種章勇翻而虛計二載載子亥翻自許有成

若禍結兵連豈得中休當復徵發衆人轉運無已復扶又翻

是為耗竭諸夏并力蠻夷夫邊垂之患手足之疥搔中

國之困胷背之癰疽賢曰疥音介搔新到翻埋蒼曰癰必燒翻杜預註左傳曰疽惡瘡也

方今郡縣盜賊尚不能禁況此醜虜而可伏乎昔高祖

忍平城之恥呂后棄慢書之詬

詬古候翻恥也

方之於今何者

為盛天設山河秦築長城漢起塞垣所以別內外異殊

俗也

別彼列翻

苟無蹙國內侮之患則可矣

蹙與蹙同

豈與蟲螳

之虜

螳與蟻翻

校往來之數哉雖或破之豈可殄盡而方令

本朝為之盱食乎

為于偽翻下同盱晚也音古按翻

昔淮南王安諫伐

越曰如使越人蒙死以逆執事廝輿之卒有一不備而

歸者

前書音義曰廝微也輿衆也

雖得越王之首猶為大漢羞之而

欲以齊民易醜虜皇威辱外夷就如其言猶已危矣况

乎得失不可量邪

量音良

帝不從八月遣夏育出高柳田

晏出雲中匈奴中郎將臧旻率南單于出鴈門各將萬

騎三道出塞二千餘里檀石槐命三部大人各帥衆逆

戰

檀石槐分其國為三部見五十五卷桓帝延熹九年帥讀曰帥

育等大敗喪其節傳

輜重

喪息浪翻傳林

各將數十騎犇還死者什七八三

將檻車徵下獄

下退稼翻

贖為庶人冬十月癸丑朔日有

食之太尉劉寬免辛丑京師地震十一月司空

陳球免十二月甲寅以太常河南孟軻為太尉

軻音乙六

翻

庚辰司徒楊賜免以太常陳耽為司空遼西

太守甘陵趙苞到官遣使迎母及妻子垂當到郡道經

柳城

杜佑曰漢遼西郡故城在盧龍城東柳城縣屬遼西郡賢曰故城在今營州南

值鮮卑萬

餘人入塞寇鈔

鈔楚交翻

苞母及妻子遂為所劫質

質音致劫以為

質也載以擊郡苞率騎二萬與賊對陳

陳讀曰陣

賊出母以示

苞苞悲號謂母曰為子無狀欲以微祿奉養朝夕不圖

為母作禍

號戶刀翻養羊亮翻為子偽翻

昔為母子今為王臣義不得

顧私恩毀忠節唯當萬死無以塞罪

塞悉則翻

母遙謂曰威

豪趙苞字威豪

人各有命何得相顧以虧忠義爾其勉之苞

即時進戰賊悉摧破其母妻皆為所害苞自上歸葬自

奏乞歸葬也

帝遣使弔慰封郇侯

郇音輸

苞葬訖謂鄉人

上時掌翻

曰食祿而避難非忠也

難乃旦翻

殺母以全義非孝也如是

有何面目立于天下遂歐血而死

光和元年

是年三月改元

春正月合浦交趾烏潯蠻反

潯呼古翻

招

引九真日南民政沒郡縣太尉孟軻罷二月辛亥

朔日有食之癸丑以光祿勳陳國袁滂為司徒已

未地震 置鴻都門學其諸生皆敕州郡三公舉用辟

召或出為刺史太守入為尚書侍中有封侯賜爵者

賜爵

關內侯以下也

士君子皆恥與為列焉 三月辛丑赦天下改

元 以太常常山張顥為太尉顥中常侍奉之弟也

夏四月丙辰地震 侍中寺雌雞化為雄 司空陳耽

免以太常來豔為司空 六月丁丑有黑氣墮帝所御

溫德殿東庭中長十餘丈似龍

長直亮翻

秋七月壬子青

虹見玉堂後殿庭中

洛陽宮殿名南宮有玉堂前後殿見賢通翻

詔召光祿

大夫楊賜等詣金商門

洛陽記曰南宮有崇德殿太極殿殿西有金商門

問以

災異及消復之術

消復者消變而復其常也

賜對曰春秋讖曰天投

蜺天下怨海內亂

春秋演孔圖曰霓者斗之亂精也失度投蜺見郭璞註爾雅曰雙出色鮮

盛者為雄曰虹闇者為雌曰蜺

加四百之期亦復垂及

春秋演孔圖曰劉四百歲之際

漢漢王輔皇王以期有名不就宋均註曰雖褒族人為漢王以自輔以當有應期名見攝錄者故名不就也復

扶又翻

今妾媵閹尹之徒共專國朝

勝以證翻朝直遙翻

欺罔日月

又鴻都門下招會羣小造作賦說見寵於時更相薦說

更工衡翻

旬月之間竝各拔擢樂松處常伯任芝居納言

常伯

侍中納言尚書處昌呂翻

卻儉梁鵠各受豐爵不次之寵

姓譜卻晉卿卻氏之

後而今措紳之徒委伏眈眈

眈眈古畝字

口誦堯舜之言身蹈

絕俗之行

行下孟翻

棄捐溝壑不見逮及冠履倒易陵谷代

處幸賴皇天垂象譴告周書曰天子見怪則修德諸侯

見怪則修政卿大夫見怪則修職士庶人見怪則修身

此逸書也

唯陛下斥遠佞巧之臣

遠于願翻

速徵鶴鳴之士

易曰鶴鳴

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繫辭曰君子居室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鶴鳴之士言士之修身踐言

為時所稱者也斷絕尺一

斷丁管翻

抑止槃游冀上天還威衆變可

弭議郎蔡邕對曰臣伏思諸異皆亡國之怪也天於大

漢殷勤不已故屢出祲變以當譴責

祲與妖同於驕翻

欲令人

君感悟改危即安今蜺墮雞化皆婦人干政之所致也

前者乳母趙嬈貴重天下

嬈奴鳥翻

讒諛驕溢續以永樂門

史霍玉

永樂門史董太后宮官樂音洛

依阻城社又為姦邪今道路紛

紛復云有程大人者

官中者宿皆稱中大人復扶又翻

察其風聲將為

國患宜高為隄防明設禁令深惟趙霍以為至戒今太

尉張顥為王所進光祿勳偉璋有名貪濁

偉姓璋名

又長水

校尉趙珪

珪音玄

屯騎校尉蓋升

蓋古合翻

竝叨時幸榮富優

足宜念小人在位之咎退思引身避賢之福伏見廷尉

郭禧純厚老成光祿大夫橋玄聰達方直故太尉劉寵

忠實守正竝宜為謀主數見訪問

數所角翻

夫宰相大臣君

之四體委任責成優劣已分不宜聽納小吏雕琢大臣

也

賢曰雕琢謂鐫削以成其罪也

又尚方工技之作

續漢志尚方掌上手工作御刀劍諸

好器物技巨綺翻

鴻都篇賦之文可且消息以示惟憂

惟思也

宰

府孝廉士之高選近者以辟召不慎切責三公而今竝

以小文超取選舉開請託之門違明王之典衆心不厭

賢曰厭伏也
音一葉翻

莫之敢言臣願陛下忍而絕之思惟萬機

以答天望聖朝既自約厲左右近臣亦宜從化人自抑

損以塞咎戒

塞悉則翻

則天道虧滿鬼神福謙矣

易曰天道虧盈而益

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以盈為滿者避惠帝諱也

夫君臣不密上有漏言之戒下

有失身之禍

易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

願寢臣表無使盡忠之

吏受怨姦仇章奏帝覽而歎息因起更衣

更工衡翻

曹節於

後竊視之悉宣語左右

語牛倨翻

事遂漏露其為邕所裁黜

者側目思報初邕與大鴻臚劉邵素不相平

臚陵如翻
邵古合翻

又易
閭翻

叔父衛尉質又與將作大匠陽球有隙球即中常

侍程璜女夫也璜遂使人飛章言邕質數以私事請託

於邵邵不聽邕含隱切志欲相中

賢曰中傷也邵古台
翻數所角翻中竹仲

翻

於是詔下尚書召邕詰狀

下邈稼翻下是
下同詰去吉翻

邕上書曰

臣實愚戇

戇陟
降翻

不顧後害陛下不念忠臣直言宜加掩

蔽誹謗卒至

卒讀
曰猝

便用疑怪臣年四十有六孤特一身

得託名忠臣死有餘榮恐陛下於此不復聞至言矣

復
扶

又翻

於是下邕質於雒陽獄劾以仇怨奉公議害大臣大

不敬棄市

誣邕以請託不聽志欲中傷為仇怨奉公之吏三公九卿皆大臣也劾戶縣翻又戶得翻

事奏中常侍河南呂強愍邕無罪力為伸請

偽為于

帝亦

更思其章有詔減死一等與家屬髡鉗徙朔方不得以

赦令除陽球使客追路刺邕

刺七亦翻

客感其義皆莫為用

球又賂其部主

部主州牧郡守也

使加毒害所賂者反以其情

戒邕由是得免

八月有星孛于天市

字蒲內翻

九月太

尉張顥罷以太常陳球為太尉

司空來豔薨

考異曰袁紀

云黠以久病
罷今從范書

冬十月以屯騎校尉袁逢為司空 宋

皇后無寵後宮幸姬衆共譖毀渤海王惺妃宋氏即后

之姑也中常侍王甫恐后怨之

惺被誅事見上熹平元年惺苦回翻

因譖

后挾左道祝詛

祝職救翻詛莊助翻

帝信之遂策收璽綬

璽斯氏翻綬音

受

后自致暴室以憂死父不其鄉侯鄴及兄弟並被誅

不其縣前漢屬琅邪郡後漢併省為鄉賢曰故城在今

萊州即墨縣西南蓋其縣之鄉也其音基被皮義翻下

同

丙子晦日有食之尚書盧植上言凡諸黨錮多非

其罪可加赦恕申宥回枉又宋后家屬並以無辜委骸

橫尸不得斂葬

斂力
鑒翻

宜敕收拾以安遊魂又郡守刺史

一月數遷宜依黜陟以章能否縱不九載可滿三歲

賢曰

書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孔安國注曰三年考功
三考九年能否幽明有別升進其明者黜退其幽者此
皆唐堯之法也載子亥翻又請謁希求一宜禁塞

寒悉
則翻

選舉之事責

成主者又天子之體理無私積宜弘大務蠲略細微帝

不省

省悉
井翻

十一月太尉陳球免

十二月丁巳以光

祿大夫橋玄為太尉

鮮卑寇酒泉種衆日多

種章
勇翻

緣

邊莫不被毒

被皮
義翻

詔中尚方

即尚方也
屬少府

為鴻都文學

樂松江覽等三十二人圖象立贊以勸學者為于尚書

令陽球諫曰臣案松覽等皆出於微蔑蔑者微之甚幾於無也斗

筭小人

筭竹器容斗二升音所交翻

依憑世戚附託權豪俛眉承睫

睫即涉翻目毛也

徼進明時

徼一遙翻

或獻賦一篇或鳥篆盈簡

賢曰

八體書有鳥篆象形以為字也

而位升郎中形圖丹青亦有筆不點牘

辭不辨心假手請字妖偽百品莫不蒙被殊恩蟬蛻滓

濁

賢曰說文曰蛻蟬蛻所解皮也音式銳翻或音他外翻

是以有識掩口

謂掩口而笑也

天下嗟歎臣聞圖象之設以昭勸戒欲令人若動鑒得

失未聞豎子小人詐作文頌而可妄竊天官垂象圖素

者也今太學東觀

東觀在南宮觀古玩翻

足以宣明聖化願罷鴻

都之選以銷天下之謗書奏不省

省悉并翻

是歲初開西

邸賣官

開邸舍於西園因謂之西邸

入錢各有差二千石二千萬四

百石四百萬其以德次應選者半之或三分之一於西

園立庫以貯之

貯丁呂翻

或詣闕上書占令長隨縣好醜豐

約有賈

占章瞻翻長知兩翻賈讀曰價

富者則先入錢貧者到官然後

倍輸又私令左右賣公卿公千萬卿五百萬初帝為侯

時常苦貧及即位每歎桓帝不能作家居

居積也

曾無私

錢故賣官聚錢以為私藏

藏須浪翻

帝嘗問侍中楊奇曰朕

何如桓帝對曰陛下之於桓帝亦猶虞舜比德唐堯帝

不悅曰卿強項

賢曰強項言不低屈也

真楊震子孫死後必復致

大鳥矣

大鳥事見五十一卷安帝延光四年復扶又翻

奇震之曾孫也 南匈奴

奴屠特若尸逐就單于死子呼徵立

二年春大疫 三月司徒袁滂免以大鴻臚劉邵為司

徒

考異曰袁紀二月丁巳滂免劉邵作劉邵今從范書

乙丑太尉橋玄罷拜

太中大夫以太中大夫段熲為太尉玄幼子遊門次為

人所劫登樓求貨

所謂劫質也

玄不與司隸校尉河南尹圍

守玄家不敢迫玄瞋目呼曰

瞋七人翻呼火故翻

姦人無狀玄豈

以一子之命而縱國賊乎促令攻之玄子亦死玄因上

言天下凡有劫質皆并殺之不得贖以財寶開張姦路

由是劫質遂絕

質音致

京兆地震

司空袁逢罷以太

常張濟為司空

夏四月甲戌朔日有食之

王甫曹

節等姦虐弄權扇動內外太尉段熲阿附之節甫父兄

子弟為卿校牧守令長者布滿天下所在貪暴

校戶教
翻守式

又翻長
知兩翻

甫養子吉為沛相尤殘酷凡殺人皆磔尸車上

隨其罪目宣示屬縣

賢曰罪目罪名
也磔陟格翻

夏月腐爛則以繩

連其骨周徧一郡乃止見者駭懼視事五年凡殺萬餘

人尚書令陽球常拊髀發憤曰若陽球作司隸此曹子

安得容乎既而球果遷司隸甫使門生於京兆界辜權

官財物七千餘萬

前書音義曰辜障也權專也謂障
餘人買賣而自取其利權古岳翻

京

兆尹楊彪發其姦言之司隸

京兆屬司
隸所部

彪賜之子也時

甫休沐里舍

里舍私第也

頗方以日食自劾球詣闕謝恩因

奏甫頗及中常侍淳于登袁赦封翊等罪惡

姓譜封夏封父之後

翊音吐

辛巳悉收甫頗等送雒陽獄及甫子永樂少府

萌沛相吉

樂音洛

球自臨考甫等五毒備極萌先嘗為司

隸乃謂球曰父子既當伏誅亦以先後之義少以楚毒

假借老父

少詩照翻

球曰爾罪惡無狀死不滅責乃欲論先

後求假借邪萌乃罵曰爾前奉事吾父子如奴奴敢反

汝主乎今日臨阬相擠

擠子細翻又則兮翻

行自及也球使以土

室萌口筆扑交至

筆止崇翻
扑普卜翻

父子悉死於杖下頗亦自

殺乃僵磔甫尸於夏城門大署榜曰賊臣王甫盡沒入

其財產妻子皆徙比景球既誅甫欲以次表曹節等乃

敕中都官從事曰

中都官從事即都官從事主察舉百官犯法者中興以後專令撻擊貴戚

且先去權貴大猾

去羌呂翻

乃議其餘耳公卿豪右若袁氏

兒輩

時諸表以與袁赦
同宗貴寵於世

從事自辦之何須校尉邪權門

聞之莫不屏氣

屏必郢翻

曹節等皆不敢出沐會順帝虞貴

人葬

虞貴人順帝母

百官會喪還曹節見磔甫尸道次慨然投

淚曰

賢曰拭也音亡粉翻

我曹可自相食何宜使犬舐其汁乎

舐池爾翻

考異曰袁紀云球會虞貴人葬還入夏城

門曹節見謁於道旁球大罵曰賊臣曹節節收淚于車

下而有是語今從范書

語諸常侍今且俱入勿過里舍也

語牛倨翻節

直入省白帝曰陽球故酷暴吏前三府奏當免官以九

江微功復見擢用

事見上建寧六年復扶又翻下同

愆過之人好為妄

作

好呼到翻

不宜使在司隸以騁毒虐帝乃徙球為衛尉時

球出謁陵

諸陵皆在司部故司隸出謁陵

節敕尚書令召拜不得稽留

尺一球被召急因求見帝曰臣無清高之行橫蒙鷹犬

之任

謂司隸主搏噬姦非猶鷹犬也行下孟翻橫戶孟翻

前雖誅王甫段熲蓋狐

狸小醜未足宣示天下願假臣一月必令豺狼鴟梟各

服其辜

梟堅堯翻

叩頭流血殿上呵叱曰衛尉扞詔邪至于

再三乃受拜於是曹節朱瑀等權勢復盛節領尚書令

郎中梁人審忠上書曰

審姓也漢初有審食其

陛下即位之初未

能萬機皇太后念在撫育權時攝政故中常侍蘇康管

霸應時誅殄太傅陳蕃大將軍竇武考其黨與志清朝

政

朝直遙翻

華容侯朱瑀知事覺露禍及其身遂興造逆謀

作亂王室撞踰省闥

撞直江翻踰與踏同

執奪璽綬迫脅陛下聚

會羣臣離間骨肉母子之恩

間古覓翻

遂誅蕃武及尹勲等

因共割裂城社自相封賞

事見上卷建寧元年

父子兄弟被蒙尊

榮

被皮義翻

素所親厚布在州郡或登九列或據三司

九列九卿

也三司三公也

不惟祿重位尊之責

惟思也

而苟營私門多蓄財

貨繕修第舍連里竟巷盜取御水以作漁釣

賢曰水入宮苑為御

水車馬服玩擬於天家

天家猶王家也君天也故謂之天家

羣公卿士杜

口吞聲莫敢有言州牧郡守承順風旨辟召選舉釋賢

取愚故蟲蝗為之生夷寇為之起

為于偽翻

天意憤盈積十

餘年故頻歲日食於上地震於下所以謹戒人主欲令

覺悟誅鉏無狀昔高宗以雉雉之變故獲中興之功

高宗

形日有飛雉升鼎耳而雉懼而修德殷以中興

近者神祇啟悟陛下發赫斯之

怒詩云王赫斯怒

故王甫父子應時截截路人士女莫不稱善

若除父母之讎誠怪陛下復忍孽臣之類不悉殄滅

忍謂

含忍也隱忍也孽魚列翻

昔秦信趙高以危其國

事見八卷秦二世紀

吳使刑

臣身遘其禍

左傳吳伐越獲俘焉以為閭使守舟吳子餘祭觀舟闔以刀試之

今以不

忍之恩赦夷族之罪姦謀一成悔亦何及臣為郎十五年皆耳目聞見瑀之所為誠皇天所不復赦願陛下留

漏刻之聽

漏之度晝夜百刻留漏刻之聽言少須臾留聽也

裁省臣表

省悉并翻

埽

滅醜類以答天怒與瑀考驗有不如言願受湯鑊之誅妻子并徙以絕妄言之路章寢不報中常侍呂强清忠奉公帝以衆例封為都鄉侯强固辭不受因上疏陳事曰臣聞高祖重約非功臣不侯所以重天爵明勸戒也中常侍曹節等宦官祐薄品卑人賤讒諂媚主佞邪徼

寵徽一遙翻有趙高之禍未被輾裂之誅賢曰輾裂以車裂也陛

下不悟妄授茅土開國承家小人是用易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又

并及家人重金兼紫賢曰金印紫綬重兼言累積也重直龍翻交結邪黨下

比羣佞比毗至翻陰陽乖刺刺盧連翻稼穡荒蕪人用不康罔不

由茲臣誠知封事已行言之無逮封事謂封爵之事也所以冒死

干觸陳愚忠者實願陛下損改既謬從此一止臣又聞

後宮采女數千餘人衣食之費日數百金比穀雖賤而

戶有饑色比頻寐翻案法當貴而今更賤者由賦發繁

言近者也

數以解縣官

數所角翻賢曰縣官調發既多故賤糶穀以供之解居隘翻發也

寒不敢

衣飢不敢食民有斯厄而莫之卹官女無用填積後庭

天下雖復盡力耕桑猶不能供

復扶又翻下同

又前召議郎蔡

邕對問於金商門邕不敢懷道迷國

蓋引論語迷邦之言不曰邦者避高

帝諱而切言極對毀刺貴臣譏呵宦官陛下不密其言至

令宣露羣邪項領膏唇拭舌

賢曰詩曰駕彼四牡四牡項領註云項大也四牡者

人所駕今但養大其領不肯為用諭大臣自恣王不能使也膏唇拭舌謂欲讒毀故也

競欲咀嚼

造作飛條

賢曰飛條飛書也

陛下回受誹謗致邕刑罪室家徙

放老幼流離豈不負忠臣哉今羣臣皆以邕為戒上畏

不測之難下懼劒客之害

賢曰謂陽球使客追刺邕也難乃旦翻

臣知朝

廷不復得聞忠言矣故太尉段熲武勇冠世

鬼古玩翻

習於

邊事垂髮服戎

賢曰垂髮謂童子也

功成皓首歷事二主

二主靈帝桓帝

勲烈獨昭陛下既已式序

式用也式序者用叙其功也

位登台司而

為司隸校尉陽球所見誣脅一身既斃而妻子遠播

播遷

也天下惆悵

惆悵鵠翻

功臣失望宜徵邕更加授任反頗家

屬則忠貞路開衆怨以弭矣帝知其忠而不能用丁

酉赦天下

上祿長和海

賢曰上祿縣屬武都郡今成州縣姓譜和本自義和之後

一云卞和之後

上言禮從祖兄弟別居異財恩義已輕服屬疎

末而今黨人錮及五族既乖典訓之文有謬經常之凜

帝覽之而悟於是黨錮自從祖以下皆得解釋

從祖總麻服從

才用翻

五月以衛尉劉寬為太尉 護匈奴中郎將張

修與南單于呼徵不相能修擅斬之更立右賢王羌渠

為單于

更工衛翻

秋七月修坐不先請而擅誅殺檻車徵詣

廷尉死

初司徒劉邵兄侍中儵與竇武同謀俱死

直修

留翻桓紀

作劉儵

永樂少府陳球說郛曰

賢曰桓帝母孝崇皇后宮曰永樂置太僕

少府余據此時帝母孝仁董太后居永樂宮非孝崇后也說翰芮翻

公出自宗室位登台

鼎天下瞻望杜稷鎮衛豈得雷同容容無違而已今曹

節等放縱為害而久在左右又公兄侍中受害節等今

可表徙衛尉陽球為司隸校尉以次收節等誅之政出

聖主天下太平可翹足而待也郃曰凶豎多耳目恐事

未會先受其禍尚書劉納曰為國棟梁傾危不持焉用

彼相邪

論語孔子曰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焉於虔翻

郃許諾亦與陽

球結謀球小妻程璜之女由是節等頗得聞知乃重賂

璜且脅之璜懼迫以球謀告節節因共白帝曰郃與劉

納陳球陽球交通書疏謀議不軌帝大怒冬十月甲申

劉郃陳球劉納陽球皆下獄死

下遐
稼翻

巴郡板楯蠻反

梢食
尹翻

遣御史中丞蕭瑗督益州刺史討之不克

瑗于
眷翻

十二月以光祿勳楊賜為司徒 鮮卑寇幽并二州

三年春正月癸酉赦天下

夏四月江夏蠻反

夏戶
雅翻

秋酒泉地震 冬有星孛于狼弧

晉書天文志狼一星
在東井東南弧九星

在狼東南
字蒲內翻

鮮卑寇幽并二州 十二月立貴人何氏

為皇后

考異曰表紀在
十一月今從范書

徵后兄潁川太守進為侍中

后本南陽屠家以選入掖庭生皇子辨故立之

為何進
謀誅宦

官敗國亡
家張本

是歲作畢圭靈昆苑

賢曰畢圭苑有二東
畢圭苑周一千五百

步中有魚梁臺西畢圭苑周三
千三百步並在雒陽宣平門外

司徒楊賜諫曰先帝之

制左開鴻池右作上林不奢不約以合禮中今猥規郊

城之地以為苑囿壞沃衍

杜預注左傳曰衍沃
平美之地也壞音怪

廢田園

驅居民畜禽獸

畜許
六翻

殆非所謂若保赤子之義

書曰若
保赤子

惟民其康又

今城外之苑已有五六

賢曰陽嘉元年起西苑延熹二年造顯陽苑雖

陽宮殿名有平樂苑上林苑桓帝延熹元年置鴻德苑

可以逞情意順四節也

賢曰

逞快也四節謂春蒐夏苗秋獮冬狩

宜惟夏禹卑宮太宗露臺之意

惟思也

以尉下民之勞書奏帝欲止以問侍中任芝樂松

任音丘

考異曰范書云中常侍樂松松本鴻都文學必非中常侍表紀云侍中今從之

對曰昔文王之

圓百里人以為小齊宣五里人以為大

齊宣王問於孟子曰文王之圓

方七十里人猶以為小寡人之圓方四十里人以為大何也對曰文王之圓方七十里芻蕘者往焉雉兔者往焉與人同之人以為小不亦宜乎今王之圓殺其麋鹿者如殺人之罪人以為大不亦宜乎此云五里微與孟

子今與百姓共之無害於政也帝悅遂為之巴郡板

楯蠻反蒼梧桂陽賊攻郡縣零陵太守楊琰制馬車

數十乘以排囊盛石灰於車上

賢曰排囊即今囊袋也排音蒲拜翻盛時征翻

繫布索於馬尾

索昔各翻

又為兵車專轂弓弩及戰令馬車

居前順風鼓灰賊不得視因以火燒布然馬驚犇突賊

陣因使後車弓弩亂發征鼓鳴震羣盜波駭破散

波駭者蓋

喻以物擊水一波動萬波隨而駭動

追逐傷斬無數梟其渠帥

梟者斬首而梟之木

上也梟堅亮翻帥所類翻

郡境以清荊州刺史趙凱誣奏琰實非身

親破賊而妄有其功璇與相章奏凱有黨助遂檻車徵
璇防禁嚴密無由自訟乃噬臂出血書衣為章具陳破
賊形勢及言凱所誣狀潛令親屬詣闕通之詔書原璇
拜議郎凱受誣人之罪璇喬之弟也

楊喬見上卷桓
帝永康元年

資治通鑑卷五十七